从此，没有铁证如山的爱情

毛 尖

《爱情神话》是2021国产银幕的最大神话。特别喜欢的六七八次刷，特别不喜欢的，隔三岔五骂。骂的理由大概两个方向。一是片中上海一里洋场有闲有钱整个一咖啡世界，二是方言势利，涂抹了底层阶级还奶油了世界公民。

骂的不是没道理，法租界的小皮匠都是两性哲学家，能飙英文识得品牌，还有自己的coffee time，但是，如果政治正确能拍好电影，那文化研究系的教授都能拿金狮银熊了。文艺终究是傲慢与偏见的产物，傲慢内服，偏见外用，只要这剂量不虎狼，不吞蚀别人的世界观。《爱情神话》呢，很知道自己的场域，盘踞西区两公里，却出人意外地画出了中产爱情的肖像。

什么是中产爱情，就是用看上去优雅体面的方式，来规约日常的情欲，来巩固阶层的口味。侯麦是全球中产爱情的旗手，整整一生，他用四十部电影写了同一种人类，同一个故事：中产如何制服诱惑。所以，侯麦的电影，没有床戏，永远是对话，很文学很哲学很散文，加上印象派的自然光，微风中的窗帘，少女一样的草坪，嫉妒又温柔的大海，这世上没有要死要活的爱情，太阳升起，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都从生活那里领到温柔的讽刺。革命的六十年代结束，高达的汹涌过去，中产登场，不要再用炽热的灯火，不要再玉石俱焚，不要眼花缭乱的贵胄，也不要哭哭啼啼的穷人。历史的聚光灯如此终于照到侯麦。

而《爱情神话》，差不多就是我们的侯麦宣言。很多人说这是上海电影的分水岭，我倒觉得这是中国银幕爱情的一个里程碑。记住，从此，我们将没有铁证如山的爱情。

老白和他的周边世界，明亮斯文又安全，中产要好看，更想节俭。就像老白要买便宜的潮货、临期的美食，这是他们堪堪挤入又明码标价的世界中心，一点点上流社会感，一点点万家灯火感。这个世界容不下异想天开，所以老乌讲完他的故事，就去和索菲亚·罗兰会合。说实在这个神话一点都不适合五原路，五原路男人最大的浪漫就是用烛光晚餐等李小姐驾临，他最大的尴尬也是，格洛瑞亚先一步驾到，而且可能在对倒后还被她临幸了。不过好在，中产不提倡炽热的爱，他们喜欢在暧昧上盘旋。老白和前妻做不到一刀两断，他和格洛瑞亚也做不到色色清爽。反过来，他和李小姐，也走不到干柴烈火的地步，微信上删掉情绪冲动的话，换一句“你真可爱”。

中产深谙爱情的成本，和人交往，也就先贴好创口贴再上阵。李小姐心气高，但也以走下坡路的人自居。他们都是受了很多伤走到今天，不会像年轻时候那样，浑身是风洞。他们不会做林冲也不做高衙内，所有身体的欲望，已置换成言语的欲望，所有的诱惑，也都不是临床的诱惑。所以，每个人都是好口才，再培训个三五月，学点知识分子调门，也能送入伍迪·艾伦的电影去唠嗑。不过，在影像史的意义上，《爱情神话》绝对是好事，不仅克服了床戏，还能克服吻戏。老乌的爱情从头到尾是个神话，老白的，也会变成神话。而所谓神话，既是传说，也是神神叨叨的话。这个电影，以小博大能在年末造出奇迹，主要就是话术好，而上海话，是这个话术成为神话术的保障。

八九十年代，上海话是很有优越感的，用上海话问价钱，和用普通话问价钱，得到的答案会不同，因此外地人也爱学说上海话，毕竟用上海话买来的肉会精一点。然后到上世纪末，上海人的优势慢慢失去，上海话也从内环被赶到外环。这二十年，上海多少有点卧薪尝胆的意思，而上海话，倒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洗掉了鸡零狗碎三姑六婆的文化负资产，《海上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沪语，虽然都别别扭扭，但上海话，又变成了一种有腔调人说的有腔调话，或者换句话，终于，沪语准备好了，从弄堂重返客厅。

从中产诞生起，客厅就是他们的主战场，而西区两公里，就是上海的会客厅，西区汇合沪语，日常生活再一次有了离地一厘米的可能。这个一厘米，在意识形态层面而言，有太多可以被批判的空间，尤其是这个中产趣味和美学，而且，顺着《爱情神话》的路线走上十年，也是死路，法国新浪潮就是这么死掉，最后电影变成小说，那还不如直接看小说。

但是，即便如此，《爱情神话》在今天的发生，依然是中国电影的一次狙击战。它将预防我们的电影变成黄片，因为它移走了卧室。它将重新建构中国演员的生态圈，因为两男三女五个主演的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四五十岁的女演员获得的银幕份额，比起她们的台词女权，这才是真正来日方长的女性主义。这部电影，还示范了小成本非流量、示范了一个岌岌无名的电影编导可以走得多远，这些，都是这个情智双低的影像时代特别需要的。所以，就算很长时间我们再也看不到翻山越岭、翻江倒海的爱情，我还是觉得，这是中国电影可以承受的一个步骤，就像聂鲁达为了二十首情歌，必须唱一首绝望的歌。

电影《爱情神话》（邵艺辉导演）海报

旅行的意义

王尔山

当我们已经拥有全时在线的能力（还是高清版，只要你愿意），为什么还要线下活动，尤其是，在这时候，为什么还要旅行？

我说的不是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舒舒服服坐在家里看航班时刻表想象的旅行，而是订票出发那种。

第一次采访这位作家，是在他的《旅行的艺术》出版没多久，我也跟着他的叙述，规规矩矩把文章写成了同一个标题，仅有的小小发挥可能是评论说他聊的更像是旅行的哲学，因为他说我们还带上了我们自己，偏偏这家伙并不总是理想的旅伴，还以自己在欧洲阴郁冬季飞去加勒比海寻找阳光的经历为例做了说明。我听着好像也有道理，毕竟没有经验，我的第一次旅行，与工作无关、必须自己发起并负责到底的类型，还要再过好几年才发生。

也不是不喜欢旅行，就是没遇到足够的冲动，即使出差也是完成任务就回来。因此，听到作家再次提起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名言，关于人类的各种问题始于不知道怎样才能好好呆在自己的房间（All of humanity's problems stem from man's inability to sit quietly in a room alone），还有一种“我也懂”的小开心。

幸好还有其他内容陆续进入视野，让我不至于停步变成井底之蛙。比如《美丽心灵：纳什传》提到，大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一家智库的负责人要求新大楼的室内设计能将偶遇的规模最大化，让专业人士在这里更多地偶遇，他认为这有助于促进讨论、激发想法。

为此还要给他们的办公室配备黑板和粉笔，上面的板书没得到办公室主人许可就不能擦掉。

再后来，快进到网络时代，《村落效应》提到，外国一些公司率先推行在家办公，但没过多久就有公司改变主意，要求大家回来，回到办公室。

有学者分析了美国一所大学大约20万名研究人员在某个五年期间发表的三万多篇论文，发现论文的影响力与论文合作者的物理距离有关：论文合作者越靠近彼此，他们合作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也越高，随着论文合作者离彼此越来越远，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也在下降。

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书还有个副标题：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也许我们可以说调查时间是不是选得有点早，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上半段，全时在线能力要到第二个10年才变得几乎无所不在，但就在这一年，2021年，人类不得不与一种新病毒共度的第二个夏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那天下午，离我家5000公里外，在伊犁的昭苏县，朋友位于郊外天马园的客栈，二楼那个跟大教室一样大的公共空间，一侧是落地玻璃窗，从近到远依次可以看到院子、一溜儿三个池塘环绕、湿地（那里有很多野鸭，每年夏天就会看到它们飞过来安家、生娃，带娃学飞与觅食），然后是麦田，再外面是草原，带着一道一道缓坡，像随着和风起伏的画卷一样展开，直到天边……但那是我们在暑假里天天面对的风景，连我这远客都有点习以为常，然后，朋友家就要上五年级的小朋友，小杨同学，准备学下一首曲子。

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主旋律——等一下，此处必须赶紧补充，这是《汤普森浅易钢琴教程》第一册上半部分的曲目，可能是全宇宙最简单版本，右手单手弹奏。

琴就放在窗边，我坐在小杨同学旁边。

我很喜欢这部作品，很久以前就喜欢了，听过包括交响乐在内的一些版本，还没听过给小朋友准备的版本。这时带一点“不知道小朋友能不能理解、会有什么反应”的好奇，等着。

他就开始了，脸上是挑战新课程的神情，但也没什么特别：也是在这暑假，我们不仅一起写作业（他父母的要求），还会一起练琴（他自己的要求）。

我好像之前什么时候跟他说过这是作者旅居美国时怀念远方家乡写的作品，可以弹得慢一点、柔一点，就是聊天刚好聊到吧，跟之前其他曲目差不多，也没有特别摆出上课的架势。

不记得是弹到第几次，我突然想起什么，说，“这歌好像有歌词”，然后，也不管小杨同学有没有听到、有什么反应，自顾自开始在手机上搜索，找到了，是这样的：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甚清，风甚凉，乡愁阵阵来……”

嗯，他那版本就够我唱到这里——是的，我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跟着唱起来。

直到现在依然觉得不可思议，我可是不会公开唱歌的人（我怀疑每个人都有一份“不做”清单，我也有）。

一切就这样发生了，还那么自然，小杨同学在弹，一开始慢慢地，在学、在熟悉，一遍一遍，我跟着唱，也是慢慢地，也在学，明亮的玻璃窗外从近到远依次可以看到院子、一溜儿三个池塘环绕、湿地和麦田，再外面是草原像画卷一样缓缓展开，直到天边。

好像也没谁在意，万物继续共享辽阔草原的安闲午后，小杨同学和我也一样，两个人都专注看着乐谱，却是各有各的专注。

就这样参与了创造，成为感动自己的回忆的一部分。

如果当时是在线交流，会有这一刻吗？

如果不会，旅行，还需要更多理由吗？

感谢促成此行的朋友们，期待新年见！

惺惺有盘石，应记主人公

松 庐

“两日黄岩县，纷然百虑侵。乍听幽鸟语，复起故园心。冒热度峻岭，惮劳休茂林。潮来知海近，三岛可能寻。”这首题为《黄岩道中》五律的作者洪适，是南宋初期一位颇负盛名的大家。

洪适，字景伯，父洪皓出使金国被羁十五年，世称“宋之苏武”。洪适自小“躬帅二弟，刻意问学”。绍兴十二年，洪适与长弟洪遵同试博学鸿词科，洪遵高中魁首，洪适名在第三。三年后洪迈亦高中，后著《容斋随笔》《夷坚志》等传世。洪氏兄弟三人皆以文名，且同朝并为台辅，时有“鄱阳英气钟三秀”之称。

史载洪适“与人诚实，无浮礼”。在繁文缛礼盛行的南宋官场，清简质朴的洪适不啻是一股清流。“风流直欲占秋光，叶底深藏粟蕊黄。共道幽香闻十里，绝知芳誉亘千乡。”桂花的淡泊之美恰如洪适的性情，洪适也因这首木樨绝句被尊为桂花花神。

洪适一生宦海浮沉，操守清廉，所至皆有政声。据嘉定《赤城志》记载，绍兴十五年洪适添差通判台州，时年二十八岁。许及之撰《行状》记录了洪适在台州时的一件轶事：“台守与公不相能，公尝行县至黄岩，令以系囚十数辈匿堂庑间，诡以狱空告。公坐令听事，闻大呼声，即诘视，诸囚皆叫号称冤，因备其事申诸司。归白守，守以为不关白长官，撰弹文迎秦意，秦嗾言官上之，坐免官。”文中“秦”为当朝权相秦桧，而“守”即是曾惇。《宋史》记“惇尝献秦桧诗称为圣相，故以郡守处之”。黄岩县令假空冤狱虚报政绩，正直的洪适识破后如实禀告，不想因此得罪秦党，惹祸上身，被诬免职。身蹈浊世，年轻的耿介之士徒唤奈何！

夏秋之交，天气尚热，从府城临海翻江越岭行县至黄岩，两天劳顿奔波下来，洪适不由怀念起自己在官舍边新建的分绣阁、春阙堂中度过的悠暇时光。听着野外的鸟鸣声，游子的思乡之意也在心底泛起。这片自古充满神奇色彩的山海之地，会有哪些奇妙的事情发生？

一场秋雨过后，天气变得凉爽起来，洪适如约而至黄岩城西的一处秘境。“十日元无两日晴，小园幽事最关情。早披鹤氅看云山，晚踏渔舟趁月明。夜雨洗来修竹净，晓风吹入瘦松清。野亭花径缘君扫，枭枭秋声动旆旌。”这首《药寮候洪景伯》的作者谢伋，乃当世真名士。

谢伋，字景思，当年随父谢克家奉传国玉玺，拥立康王。建炎二年，谢克家出知台州半年，史载“吏治精明，人不敢犯”。宋绍兴初，乞灵黄岩石寺为香灯院。谢伋遂迁家黄岩灵石，以便祭祀。

待到洪适过访灵石药寮时，谢伋已在此地居住了十二个年头。“屏居常恨造门疏，觌面真如得异书。”此次会面，让幽居多年的谢伋颇为兴奋，他对年少自己十八岁的洪适印象极好。洪适作《夜饮药寮次景思韵》，记下当夜畅饮药寮的情景：“主人知我乐郊居，药圃嘉招走尺书。笑语池边欣促席，醉归林下却肩舆。正闻雁过猿啼后，更是风清月白初。见说长安消息近，却须高兴谢鲈鱼。”聚会如此欢洽，以致洪适乘兴打发了随从，决定在此小住数日。

洪谢两人一见如故，情谊契合，首先是他们同属反秦阵营，可以敞开心扉“见说长安消息”。当年洪皓滞北回归，举朝嘉许，何等荣耀，然而不久便因“数忤秦相”遭贬饶州，洪适也连带外放台州。谢氏父子与秦桧一党更是冤大仇深。谢伋早年在朝时，高宗颇为赏识，称其“学蚤传家，允为令器”。绍兴二年秦桧罢相，谢克家撰《褫职告词》：“耸动四方之听，朕志为移；建明二策之谋，尔材可见。”骂得酣畅淋漓，一时大快人心。不久秦桧复相，谢氏父子遭受打击报复自然是首当其冲。此后谢伋“摈落二十年”，仕途就此断绝。“我今便欲老岩谷，亦不求枣大如瓜。洗心脱然去尘累，不慕盛丽并纷华。”

除开政治上同道之外，洪谢两人还有众多的志趣相投。谢伋深研骈文，著有《四六谈麈》一卷。而洪适年少时即苦攻四六，专研词科，所作骈文名重一时。洪适素好金石之学，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宋代金石三大家。谢伋亦喜“考击金石”，他在砚台刻铭：“擘凤尾，磔鼠须。汗绿竹，编青蒲。紬金匮，论石渠。记先友，读父书。”据说阎立本的传世真迹《萧翼赚兰亭图》曾在谢家，被表弟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借走后不知所踪。

难得知己初逢，自然有讲不完的知心话。“昔年丹笔勘阁本，此日海邦题坐舆。”这是谢伋所作七律《奉酬洪景伯》中的颔联，前句羡慕洪适担任秘书省正字时校勘皇家图书，后句却是打趣洪适前诗题咏的“却肩舆”。颈联“幸接好音闻正始，岂惟妙句突黄初”——南宋学人特别推崇曹魏黄初至正始年间的诗风，两人谈文论道，自是意趣盎然。风清月白之夜，千年古寺中诗酒风流，景思、景伯妙语发清秘，活脱脱就是一幅高士逸兴图。

这座灵石寺也是颇有来历：始建于东晋，因僧诵《仁王经》天降甘露而名甘露寺。后浙东“五斗米道”兴起，相传孙恩在此屯兵伐木造舟，忽有石从天降，击退孙恩，故山寺均改名灵石。历史上灵石寺数度易名，据《赤城志》载：“旧传昔有异人殿中塑佛像，期与十旬启门，僧怪之，未及期而启，忽有双鹤飞出，视所塑才二像，珠髻荧然，故寺旧名耀珠。”明万历《黄岩县志》记此寺“有智顗翻经台、唐李义山著书堂”。

“芒鞋入谷亲寻种，野服巡栏自把锄。”谢伋在灵石寺东建园林辟药圃，种植药草以自娱，自号“药寮居士”。药香清警，谢伋躬身药圃当别有深意。台守曾惇《题谢景思少卿药寮二首》曰：“知子医国手，元自谙药性。”“我知若人心，欲了世闲病。”曾氏为政风评不佳，然不可因人废诗，这两句直指谢伋种药本意，可谓解语。

徜徉于药寮中，洪适也是诗兴大发。他作《次韵题谢景思少卿药寮》：“壮岁挥金迈二疏，眼看余子伏盐车。芷兰清馥浑纫佩，芝术新苗几荷锄。剩作好诗传近体，谁言巧宦胜闲居。北窗睡起琴声寂，便若身登太皞墟。”首句用的是二疏辞汉归乡的典故，盐车是指贤才屈居，末句则称许谢伋隐居生活的逍遥自在。他在《题景思水芝亭》中写道：“远意阔千云，亭幽不受尘。来为池上客，本是社中人。影密龟鱼荫，花开鸥鹭驯。买山如遂志，应许卜比邻。”亲临其境感受谢伋的惬意悠然后，洪适不觉也动起了归隐之意，想要在此结庐，与谢伋比邻而居。

在药寮小住几日之后，谢伋决定陪同洪适出门游玩。一山之遥的浙东名刹瑞岩寺法脉绵延，历代高僧名师辈出。南陈智者大师“遍游山水，尝栖瑞岩”，唐代怀玉大师在此结庐静修。晚唐青原派高僧师彦建寺，因山石呈紫红，为祥瑞之兆，朝廷赐名瑞岩。“一时瑞岩道场，遂与天台、曹溪并峙千古。”

游完寺院、见过禅师之后，洪谢两人又往山间寻找一块传说中的奇石。《赤城志》载：“惺惺石，在县西北四十里瑞岩山。旧传僧空照披荆棘而入，得一盘石踞之，宴坐自唤，曰：‘主人翁，惺惺著。’后因以名，且此堂曰唤堂。”谢伋伯祖谢良佐乃程门高足，治学援佛入儒，开理学风气之先，著《上蔡语录》曰：“敬是常惺惺法，心斋是事事放下。”朱熹注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常惺惺”由此成为诠释主敬工夫之要旨。得见“惺惺石”，身为上蔡学派嫡系传人，平素深悟“常惺惺”的谢伋当即赋诗一首：“宁复露棱角，明心不受欺。千年谁可转，空照是宗师。”才思敏捷的洪适随即步韵和之：“簿领久沉迷，谁能不忍欺。我来惭此石，拈出问吾师。”真乃惺惺相惜！后来洪适再赋一首五律《过瑞岩寺示胜上人》以记之：“逗晓乱山中，来寻古佛宫。荷间留夜雨，松下进秋风。瑞气旧如许，岩姿今亦同。惺惺有盘石，应记主人公。”

沿着溪涧下山，路遇滴滴泉。谢伋先赋一诗：“滴沥来无尽，秋声杂水声。纵观深省后，一酌更心清。”洪适依旧步韵和诗：“石罅来泉滴，松风杂涧声。天明有公事，还忆此时清。”

此番瑞岩之旅，对年轻的洪适而言，是一个难得的际遇。在此习得“常惺惺”之法，深省静中不昧，尤记心清如水。得益于这份缘自瑞岩的修为，他后来不管顺境逆境，都能进退自若，怡然自得。《宋史》称其“兄弟鼎立，子孙森然，以著述吟咏自乐，近世备福鲜有及之”。

冬夜的火光

冯 渊

进了腊月，空气中弥漫着年的气息。

我将大半年来珍藏的结实树棍、凳子的断腿等等放在冬天的太阳底下再晒一遍，它们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送灶前后，家家要做米花糖，米花糖的“糖”是用大麦芽酵母加大米熬制出来的糖稀，米花糖的“米”是炒米。炒米要选籽粒饱满的整米，不要碎米，用炒米机炒制。

炒米机要用硬柴喂火。我收藏的这些硬柴不能比人家差。有人拿葵花秆或者棉花秆，那样是要被人笑话的。火势不够，对炒米的质量很有影响。炒米要硬实的干柴，要晒得没有一丝水分，放进炒米机的肚子下，很快就被点着，不能冒烟。硬柴着了之后，不像棉花秆、葵花秆那样掀起很大的火焰很快就烧成了灰烬，真正的硬柴是短短的火焰，紧紧缠绕着木头的边缘，慢腾腾地舔着锅底。好的老木头还散发着香气。烧了一段时间，木头全身都红了，开裂了，火焰从开裂的地方吞吐，有时候窜出来，像一匹红绸子，瞬间裹住了炒米机粗笨的黑身子。

村子里只有竹苗家有炒米机。全村的人都要到他家炒米，还得排队，米和柴一起排队。我喜欢这个日子。

我坐在一群伙伴之间，看着炒米机在竹苗手里轻快地旋转着它的大肚子。看着火星从炒米机肚子下面往上飞升，一直飘到房梁的顶端，那些连续不断往上飞的火星，连成了小小的星云，照亮了黑漆漆的上空。我能看到对面半截阁楼，阁楼上黑魆魆的杂物。那些杂物本来是又冷又硬、没有生气的，但在火星的包围下，它们好像活过来了，在阁楼上变得柔软了，挤挤挨挨在一起，互相说着话，好度过这漫漫长夜。有时竹苗要看看火表，炒米机停止转动，火星减少，阁楼上空又陷入了一片漆黑中。我面对大门，看到村子的夜，黑得浓稠，黑得无边无际，无数的村子都被夜锁住了，眼睛碰到哪里都是黑的，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冬天的风吹过小树林，树叶落光了，树枝在北风中发出小狗的哭声。只有这间小房子里，人声喧嚣，热气腾腾，火光闪亮。我面对一片漆黑、寒冷，却置身在热烘烘的房子里，这里混杂着炒米的香味，庄稼禾秆的气味，老木头的气味，房子土坯的灰尘味。我仰头朝后躺下去，后面是一堆干草，暖暖的让人想睡过去；阵阵寒风将黑夜里枯叶的气息，水塘上冰块的气息吹过来，我又难以真正睡着。

每年总有这样一个晚上，我等着炒米，和大家围坐在一起。我看着火星飞舞在漆黑的房顶上，真希望这样的时光长久一点，再长久一点。

时光当然不会停下来。但是好多年以后，当我们不再自己熬制米花糖，当夜晚灯火通明，想找密实的黑夜都不可能的时候，我还是会一遍一遍想起好多年前那个等待炒米、看着红星飞舞的晚上。